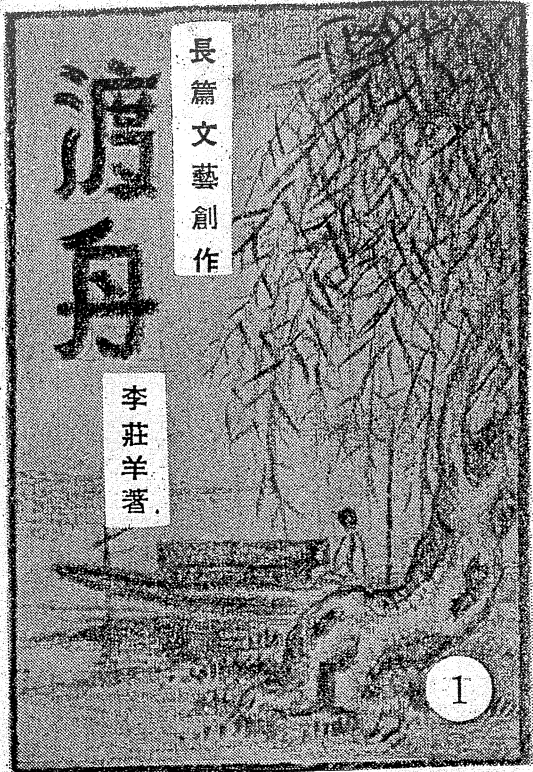


長篇文藝創作

# 漣舟

李莊羊著



漣河，在古老民族史實上，曾經閃耀過光輝；三保太監鄭和南下南洋，就由這兒出發的。漣河西岸的漣河鎮，直到今天，仍有五六家製船の木廠，不管那一家都有過光榮的歷史，也不問那一家都因這些光榮歷史而自豪！假若不是時代進步了，大規模鋼鐵製造的機械造船廠異軍突起，那漣河鎮的造船勝地，應劃為國防上重工業地帶的。

雖然漣河製造木船全國馳名，而它的鎮容街路，却像造船一樣的，仍保持原來的面目，並沒有進步。僅有的一條石砌馬路，寬還不到四尺，連三輪車都難以通過。兩面的商店，酒樓，都是古色古香的，五彩繽紛的市招，鮮艷奪目的門窗，詩意濃重的店名，一點兒也不破舊，永遠新鮮。白樓紅門，綠窗青瓦，特別是門窗以及樓上欄干，都雕刻着大白醉眠，太公垂釣，劉海全蟬，竹林賢人……等等圖像，維妙維肖，楚楚如生，美極了。在這條街的許多僻巷中，還有兩三家旅店，也都常常有人滿之患。

在這一帶不到三百家的鎮市上，却有着來自各地的遊客，閩浙一帶的甚至北方各省的。江北各縣人更不要提了，多得不能再多，屢見不鮮。

漣河鎮北，不到四華里，就是長江，七丫口就是漣河匯入長江的河口。

七丫口浪急水深，有人說它是在咆哮，還有人說它是在哭泣。

從七丫口進入漣河，可以繞經漣河鎮，指向岳王鎮，方橋鎮，流過五十里路的肥沃土地，一直在太

滄縣城連接運河，東通一百二十里外的上海，西達一百五十多里外的蘇州，南可以通達寧波，杭州甚至再遠一點的地方，都可通船。

水路比公路要安全得多了，在公路上時常聽到「車禍」事件發生，在水路上却很難聽到「船禍」兩個字！要是在這一帶乘船可太幸運了。

河的兩岸，全是垂楊柳，細長柔弱的柳枝垂入河心，船即從垂柳下划過，柳枝一若拂塵，不！無塵可拂，每條船都是淨潔的。柳像母親的手，撫摸着遊子，一直撫摸到心深處了。輕風聲也正像母親的催眠曲，而木船在河水中浮動，更像個搖籃。

在七丫口，可以看洶湧澎湃滾滾東流的長江，在江上，可眺望點點的白色帆船，白色的浪花，白色的水鷗，還有天空上的白色浮雲，……潮聲永遠不停，尤其在深夜，似萬軍人馬在呼嘯，也似苦海中浮沉掙扎的人群在悲啼在呼號。

民國廿六年，廿七年，直到廿八年的春天，七丫口到漣河鎮，在這一段不過四里長的河心中，停泊着數不清的船，大大小小的，各式各樣的，將整個河心都擺滿了。一根根的船桅，排成陣勢；每根船桅都插着三角形的綠，黃，紅不等的小旗幟，隨風在飄揚！

從七丫口到漣河鎮，顯得反常的熱鬧，船夫們在河岸上，茫然無目的的渡着方步，也有的坐在河岸石塊上，還有的索性仰臥在沙灘去看空中浮雲。

每張面孔都是憂鬱的，嘆息聲常掛在他（她）的嘴角，愁眉不展，處處是辛酸苦痛的氣氛。這與繁雜的氣象顯得很不調合！

不調合？宇宙萬有都是因緣合和而生的。充實的，調合的有其因緣；不調合，虧缺也是有其因緣。充實的太多了，調合的也難得，而不調合的又多得不能再多，虧缺的更比比皆是！

不調合的空氣下，發生了悲慘的故事。

——

這是民國廿七年的深秋。夜空掛着上弦月，一若橄欖。一艘帆船從長江進入七丫口。帆船從桅上拉下來，三位赤臂的健壯船夫在桅下細繫船帆，旁邊立着一個留着長辮子的姑娘，提煤油風燈，照着亮。船後另有一個人把舵！

「香姑，熄燈！」從船艙中傳出一個急而笨重的男人聲音。

留着長辮子的姑娘，混身在抖慄，而眼向前邊望，蹲下去將風燈吹熄了。船上祇見到人影在模糊中抖動。船向河水的上游划去，許多船排列着阻塞了去路。

「不要向這邊進！我們明天出海！」前邊一條船上有人在高聲喊叫，那是江北高郵一帶的口音，叫得很急，顯然是忿怒：「慢一點！呸！撞毀了！啊！告訴你們不要靠向這邊，沒聽見嗎？」

香姑急了，聲音中帶有恐懼的，她向把舵的人說：「長福！向左擺！向左擺！」

把舵那位叫長福的壯漢，兩隻眼在黑暗中閃耀光亮，儘力冷靜，

牙咬得緊緊的，向手心唾了一口口水，將舵把推向右邊去。

船搖過許多停泊着的帆船了。有的船在問：「什麼地方開來？」都由香姑答：「江北逃難來的。」

「那一個碼頭？」其他的船上有人在問。  
長福忿憤的輕聲在罵：「貓捉老鼠，狗多管閒事！」他輕輕告訴香姑說：「妳說，妳說是龍王爺的碼頭！」

香姑焦急的更加抖擻，仍強作鎮定欣快的向許多船上招呼：「鳳波！小碼頭！」

長福氣急了：「不要妳亂開口了！進艙去！」說它，他高聲的答旁邊的船：「我們從崇明島來！」

渡進很遠了，一條舢板划來，舢板上風燈，清清楚楚的可以看到有一個健壯的漢子，搖着槳。左右上下搖着風燈。

香姑興奮的叫：「何三叔！」然後又向長福說：「何光忠來了！」

長福撐住舵，責備着香姑：「小聲點！」

風很緊，船也搖擺。小舢板靠近帆船，那位叫做何光忠三叔的漢子輕而急促的問：「是香姑嗎？好了！好了！」

長福放下錨，在前邊的人也投下錨。

小舢板上的何光忠跳上帆船，舢板上的繩索繫在帆船的舷邊，他低聲問香姑：「大哥在不在？」

「傷了！但不很重。」

何光忠提着風燈走向艙子中。艙子低得很，祇能坐着，它却很寬很長，可以容納二十多個人，在船尾一頭，燃着燭火，從昏黃的燈光下，可以看見三個人坐着，當中一個人驚笑了。何三叔走進來，坐在傍邊：「大哥，大哥，我來了！傷在什麼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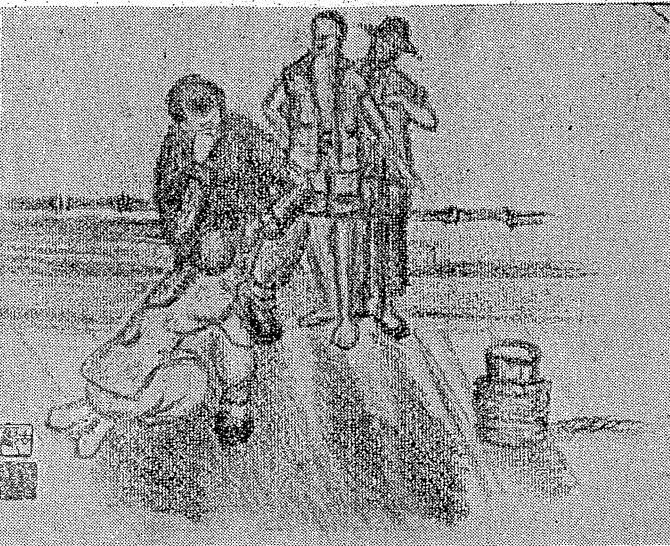
都現露喜悅的笑容，都換了個位置，那兩個人爬出了艙外，香姑進了來，那位被叫為大哥的人，手腕支撐身子，頭禿禿的，肥大大的，裂開大嘴在苦笑：「三弟來了！進岸了？靠岸沒有？」

何光忠點點頭：「傷重不重？」

大哥搖搖頭，苦笑：「右臂挨了一槍！」

「爸爸！拋錨了。」香姑靠近，猶在抖擻，聲音也是顫抖的。

「好！大家都上岸，東西帶上去，祇留長福和林南義，船駛向鎮江去，停在關渡口，交給李二爺。」



兩個人坐旁的船再回來！大哥說着，森嚴的望望大家，又問何光忠：「風緊不緊？」

「新聞報，申報都登出了照片，懸賞五萬元緝拿你。」

大哥笑得很開心：「我就值五萬元？」

「呀！對了！是新發行的金元券，不是法幣，一塊金元券等於兩個袁大頭！」

「這還像個話！等一等再詳談好了！」大哥說完，又不安心的再問：「瀏河有沒有關係？」

「沒有什麼關係。可是趙中天確實是叛變的，不是被捉去而是自首的。」

香姑突然驚恐叫起來：「趙中天？是趙中天被捉牢去了？」

何光忠點點頭。大哥氣憤的對香姑說：「這又用得着大驚小怪？那小子早就陰謀變心出賣全體，沒有他怎能今天的下場！」

香姑的眼睛驚愕得發直，一時說不出一句話，她的父親却更氣憤，左手敲着船板：「快些幫助搬東西！」

所有的人都出去，在外邊搬運着箱子，幫着小舢板向岸上渡，又從岸上划來再搬運。在岸上有許多挑擔子的人，又向瀏河鎮挑去。香姑呆呆的站在船頭，嘴唇不停的顫動，兩眼閃耀着亮堂堂的淚珠，在風燈光下，更顯得發亮。她在那兒提着風燈為大家照亮，可是，她正在焦急惶惶的聽艙裏的談話聲：

「及早將他幹掉！不然對我們不利！」她父親的聲音。

「祇好走這一着了！」

「由你去牽波，找人設法。不如此，那小子會更出賣我們，是全體人的生命問題！至於辦法多得很……」

下邊的話，她聽不清了。放下風燈扶到艙門，儘力的聽，顯然她是沒有聽清，不由自主的尖叫一聲，兩行淚如泉湧似的流出。

長福和何光忠扶着大哥從艙中爬出。

「還不下去？」

「爸……」。香姑驚懼的望着她父親，連向後退三步，靠在艙門，無路退了，她運用了最大的力量，鼓足最大的勇氣跪在父親前面，抱住他的雙腿，激烈的哀求：「不能！不能謀殺趙中天，他一向忠誠！一向聽你的話。看我的情形，寬恕他！他不能死！」

她的父親望望何光忠，何光忠又瞧瞧長福，她父親狠狠的跺腳，將喉嚨抑得極低，可是急促而有力。

他是在咆哮：「妳這不是硬找尋頭！住口！這是什麼地方？這是什麼時候！」

何光忠也氣急了：「妳在做什麼？回去談！」

她終於鬆開了父親。何光忠，大哥，香姑都上到舢板上，何光忠向長福說：

「開向鎮江去。必要時可以丟下船，你們游向岸。不要忘掉了馬上回到瀏河鎮來。到鎮江見到李二爺給我問候！」

小舢板向岸上划。帆船啓了錨，轉過頭去又駛出七丫口，揚起帆，消失在昏暗江心。

江浪很大，像咆哮，也像啼號。在昏黃的月光下，隱約可見幾隻人影，順着瀏河的河堤，向鎮市走去。

他們走進鎮後橋旁一座孤立寬大的房舍中去，四周圍繞着修長的密竹。算起來，一共三層房子，左右還有廂房。前面是高大的門樓，兩旁為門房。從門樓進去，要經過一百多公尺長密種着花木的園子，才能走入正廳。從廳子兩旁的小門，通往後院，那兒還是一座瓦房。在正廳中，灯火輝明，五六個人都緊張的屏住氣息，默不作聲的坐在四週的硬木椅子上。

何光忠拿出一堆報紙遞給大哥，他指着用紅筆圈起來的一塊幾幾乎佔有半版地位的新聞。大哥點點頭讀下去：

### 憲警與匪盜激戰

### 破獲金圈黨匪窟

### 警員一名殉難救出肉票三人

### 匪首魯明山潛逃懸賞追緝中

(本報寧波電) 一幕驚險的警匪槍戰，昨夜在本市南部十里五陵山上，浴天別墅。展開活躍於江浙之「金圈黨」(即黑虎黨)匪窟已告破獲，被該匪盜組織所綁架之上海名紳蔡鐵實，及三元公司總經理李元良公子李達，杭州名商孫良秀四公子孫立天三名均告脫險獲救。一向負責認真，英勇果敢之警官張鳳樓，奮不顧身，上前擒匪，胸部中彈，當場殉職。疑匪二名成擒，共計查獲匪窟兩處，啓出手槍十餘枝，子彈五百餘發，手榴彈五枚，匕首二十餘把，並啓出大批嗎啡，雅片，賭具。唯以匪首魯明山率黨羽竟乘隙脫逃，成爲漏網之魚，現已獲有力線索，展開全面緝捕工作。這一作惡多端，犯案累累之匪盜組織，已告瓦解。茲誌如下：緣有魯明山者(四十八歲，上海人)在童年時期即係有名之扒手，於民國十六年前後入獄達九次之多，屢次送入感化院施以感化教育，均無效果，在獄中前後渡過長達四年囚禁徒刑，每出獄後即仍然重操舊業，已視牢獄爲家常便飯，一般上海人均能聞仰「大名」，莫不頭痛，談虎色變！而他雖然年紀青青，黨羽衆多，控制少年扒手爲數難以計算，均聽命於其指揮，居然一獨裁恐怖血腥統治之小魔王！民國十六年五月出獄後，在上海充當碼

頭領工，曾有悔悟自新之表現，然暗中變本加厲，包庇賭博，控制妓館，無所不爲！民國廿年北四川路貫福百貨公司經理劉何生因捕獲其「結義」弟兄送警究辦，觸怒魯匪明山，竟率黨羽深夜闖進劉何生私人海濱別墅，全家九口遭其慘殺！警匪與衆黨徒即畏罪潛逃，組織嚴密之匪盜組織「黑虎黨」於江浙各地，神出鬼沒，綁架勒索，搶劫姦淫。每次犯案均以「黑虎黨」名義，竟公然造成恐怖氣氛。各大小城市莫不懼其淫威！治安人員頭痛萬分，惜其神通廣大，出沒無常，雖曾於廿四年一度捕獲，又爲其脫逃，各地懸案不下百餘起。日據時代，一度入獄，復受日人之利用，予以釋放，至此更形囂張，後至上海，以半公開姿態出現，爲日人搜集情報，胡作非爲，一時八面威風，莫不視其爲毒蛇猛獸。光復後會偽造死屍傳揚已悔過自殺，熟料糾集惡徒秘密潛來本市活動！市南十里之五陵山洛天別墅，原係本市名紳劉××之私產，劉××先生於日治時代出國，該別墅即由滬福棧棧旁之滬濱俱樂部經理林南義者出面承租，孰料該林南義即係魯匪明山之手下嘍囉，而滬濱俱樂部實係由魯匪明山所開設，乃一聚賭嫖妓詐騙之匪窟，魯匪則坐鎮五陵山洛天別墅，「運籌帷幄」大作其販毒，聚賭，勒索，詐騙生意！三十五年上海、南京、常州所連續發生之「金圈黨」綁架勒索槍劫案，實即係由此指揮，「金圈黨」

即爲「黑虎黨」，皆出於魯明山一手導演之傑作。今春定海海盜劫船案，亦係「金圈黨」所爲！上月廣州連續發生之綁架案，更係以此爲大本營。該一豪華富麗的別墅，實乃各地作奸犯科犯案累累之「金圈黨」(亦即前黑虎黨)之根據地！而常帶黑眼鏡携一青年美麗少女在海濱散步之紳士，就是罪大惡極的魯匪明山與其獨女魯香姑。

本市警局於前日突有一自稱爲該匪黨組織一份子之青年(姑隱其姓)前來自首，並揭露此一秘密，警局當即於是夜！以閃擊方式，於同時至五陵山洛天別墅，並滬濱俱樂部！進行搜查。魯匪與黨羽見事不妙！立刻舉槍拒捕，于是一場警匪與匪槍戰在五陵山洛天別墅展開！雙方激戰達一小時之久！魯匪率黨羽於暗夜中互相掩護脫逃！警官張鳳樓胸部中彈，當場殉職！另有警官周順，何芳負傷！警察人員於衝進該別墅後，在樓上搜出幼童兩名，老翁一名已查明爲杭州名紳孫良秀四公子孫立天，上海三元公司總經理李元良幼子李達，及上海名紳蔡鐵實，該老幼三人均係被該匪徒等所綁架之肉票！此次脫險遇救，實係虎口餘生，另啓出手槍十餘枝，子彈五百餘發，手榴彈五枚，匕首二十餘把，鴉片嗎啡四大箱，黃金百餘兩，珠寶無算，貴重衣服等更不計其數！而滬濱俱樂部經理林南義脫逃，疑犯十餘被捕，啓出大批賭具，嗎啡鴉片並手槍一只，子彈二十八

發。疑犯八名查獲確係海員交保外釋，另兩名已送法院審訊。

(又電)寧波警局於破獲「金圈黨」匪窟，證實該匪盜組織即係以魯匪明山為首領，浙江警務處已下令成立專案小組，限令半月內捕獲在逃之匪首魯明山，並懸賞金元券五萬元緝拿……

大哥看到這裡，不耐煩的丟開報紙，悲哀又激憤的敲着木桌子，痛楚的嘆氣說：

「想不到我魯明山遭遇到這麼大的慘敗！三十多年以來第一次落得如此難堪！為自己的人出賣了！為自己的人出賣了！媽的！為趙中天出賣了！……」

他流出兩行淚水！

何光忠站在一旁，安慰他說：「勝敗乃兵家常事。大哥，這還算不幸之中的大幸，僅有林地生，劉金福兩個人入獄，這完全是大哥機警能幹，終能率弟兄安然逃出來！」

魯明山像沒有聽見一樣，他仍在悲啼的跺腳慟哭：

「這是我奇耻大悔！這是我奇耻大悔，我的奇耻大悔！」

愛惜自己和原諒自己，是人的本能。魯明山也是這樣的，他！深深在為自己的慘敗而抱屈，愈是失敗愈會愛惜自己，愈愛惜自己也就愈能原諒自己！在這個時候，他以「自我」為出發點的執迷，比任何時期都重，是的，他竟轉過念頭都感慨人世了。他咒罵着：「世上那裡有義氣？世上那裡有忠誠？世上

那裡有正氣；我讓自己的人出賣了！我讓自己的人出賣了！我讓自己的人給搞垮了！」

### 三

瀏河的秋天，是涼爽的，尤其到了華燈初上的夜晚時分，空中涼如水。在這時候正是農忙時期，舟渡也雜亂，一入晚間，都似微醉的武士，精神上有些反乎尋常的興奮，河邊歇脚的人很多，茶館消遣的人更多。

在鄭太保造船木廠上的河灘上，坐滿了人。那一片寬闊的河灘上，擺着許多船殼，有的人就坐在船殼上；還有自己帶來小板凳，放在沙灘上。都面向着河那邊，全神貫注的看一個彈着三弦琴的老人和一位唱着曲子的姑娘。

天空月正圓，昏黃月光射到河水中反映出一片銀色光輝，風很輕，河水上僅有微波。彈琴的老人和唱曲子的姑娘，都面向月亮，清晰可見，那老人白髮蒼蒼，安祥的面容上佈滿了縐紋，顯示他會飽經人世滄桑。那一雙呆望着月亮的眼眸，反耀出一股悲憫慈和的光彩。他彈着悽涼的調子，悠揚中夾雜肅穆。那位姑娘在莊淑摯誠的面孔上隱隱約約流露出神聖的慈愛！

她的眼睛很大，却柔弱無力的望向那邊；喉嚨很圓潤，聲音却低沉又幽清；在低沉中充溢着深遠悠長的熱情，在幽清中，縹繞在每個人的心弦上。都摒住氣息，在聽她在唱：

……  
風像肆虐的魔鬼在悽吼，

雨似哀悼大地，皓天淚在狂淋，莊主心頭却燃起烈火熊熊，曠恨心正像覆蓋大地烏雲不散

手舉長鞭無情抽打被網綁在樹上的修行人！  
嘴似雷公咆哮：

「我原以你是得道的高僧，誰料到海青覆裹着賊身！一片善心為你做齋，轉身的功夫現出你的原形偷竊了我珍寶念珠！它價值連城引起你的盜心，盜心沾辱了清淨聖潔的佛門，跟你交出我那寶珠，不然抽掉你的肉皮，粉碎你的賊身！」

長鞭好像連珠兒的炮，霹靂震在肉皮上山響！可憐那苦行人；滿身流血！混身泛着血漿，雙手被綁細高吊樹幹；瘦弱的身子，在半空懸盪，緊咬着牙關，深鎖住慈眉，一語不發，一語也不講。

莊主更形怒惱，連聲高叫：「你將珍珠藏到何處？你竟還想偽裝嗔與瞋？如不直供，會將你抽成肉醬！」

接着皮鞭抽得響！天龍也動了憐恤，鬼神都為之咽泣，一條白色的鵝！

一條雪白的肥鵝，突然牠暴斃在樹旁！修行人聽到白鵝的驚叫睜開双目，

哀憫的說：

「無惡而善良的鵝啊！我原想以我的生命來保全你的生命，不料你竟如此暴亡，因果法則更是永恒不移，你食下了你主人的珍珠，我不能在你生前洩露，那將會動起主人殺心，你會枉死在廚臺。你現在自己暴亡，我即不再隱瞞，珍珠是你吃下了肚中！……」

修行僧人的話未完，他的熱淚已經滿面：「芸芸衆生，會知道任何生命的尊嚴！芸芸衆生，會瞭解任何生命都有生活的天權？」

莊主放下了皮鞭，懷疑代替殘暴，希望扭轉冷酷：「僧人！僧人！我立刻將死鵝解剖！如有珍珠那是我的作惡，若無珍珠即是你死辰！」

莊主舉起刀，當場將死鵝開剖！

鵝胃中赫然出現了珍寶！一串寶珠沒有損害絲毫！莊主一時大悟大慚，



滿面流淚長跪，祈禱：  
 「偉大的高僧，  
 爲何不讓我及早知道，  
 那樣即不會傷你一根汗毛！」  
 如今我犯了大惡，  
 你亦體無完膚！」  
 苦修慈悲高僧激動說道：  
 「任何生命都貴於珠寶，  
 爲了牠活命，  
 我不能不以緘默來忍受你  
 的暴虐！」  
 天地爲震動！  
 雨狂淋，雷在長吼！風也哀  
 號！

那位姑娘唱到這兒，聲音轉爲  
 激動，琴聲隨着急促起來，正如同  
 戰鼓一樣的緊張！聽衆們的心弦也  
 震盪不已，好像夜中長江的波濤洶  
 湧澎湃！  
 在一個船殼上坐着的長辮姑娘  
 眼，她是香姑，到這時，流出淚珠，  
 眼睛在呆痴地望唱曲的姑娘，從淚  
 珠中流露出羨慕，感動，善良，交  
 織成的情緒。抖動的小嘴，連連輕  
 聲歎息：「生命尊嚴！生命尊嚴！」  
 何光忠從糶糊中走到她的背後  
 ，低聲而鄭重的說：「香姑！妳爸  
 爸在找妳！」  
 香姑突然一怔，轉過頭馬上又  
 皺起眉。她再向那唱曲子姑娘痴望  
 了一望，無可奈何的站起來，隨着  
 何光忠出走了河灘，她不時回頭去  
 看，心神顯然是很雜亂。  
 「假如不是妳張口三叔閉口三  
 叔的苦苦哀求，那小子就死在獄中  
 ！」何光忠在鎮口的橋下，怪里怪  
 氣的揀着蘇白對香姑說：「他的命  
 可保全了！」  
 香姑站下露出驚喜，那是一股  
 不可言喻的興奮。接着，她又向前  
 走，何光忠却擋住她：「他的生命  
 却在我手中！妳的父親也一再的授  
 權給我，要我去維持紀律，伸張正  
 氣！」  
 何光忠居然現出凜然不可侵犯  
 的神聖相，可是，它  
 沒維持好久，立刻又  
 作個鬼臉，鬼祟的笑  
 了：「不過，要看妳  
 的誠意如何而定了」  
 香姑突然驚慌的  
 退了一步，轉過身，  
 立刻向鎮中跑。留下  
 了何光忠冷冷的瞪着  
 賊亮的眼。  
 夜明如晝，可是  
 ，何光忠面色很蒼白  
 ，好似塗上白粉的木  
 刻人像，除了眼睛以  
 外一點表情都沒有。

### 長篇文藝小說「狂潮」預約啓事

著者：李 莊 羊

本書以弘揚佛法為主題，剖解人生悲劇的苦源，故事曲折動人，反映了社會的黑暗面，和佛法的光明面。無論教內、外青年男女咸宜人手一本，始免為時代狂潮所捲沒。全書長達十四萬言，著者為當前佛教文壇青年作家，文筆流利，其作品散見各報副刊及本刊，本書尤為不可多得之佳著。

- 一、預約價：每本臺幣七元（港幣二元）
- 二、出書後定價每本臺幣十元（港幣三元）
- 三、出版日期：四十六年一月底
- 四、聯合出版及發行者：

- 一、瑞成書局
- 臺中成功路卅七號（劃撥五二五七）
- 二、菩提樹雜誌社
- 臺中市和平街卅九號（劃撥九〇二四）

### 上官慧劍著 天網 小說集 預約啓事

- 一、書名：天網
- 二、內容：佛學小說十二篇，一般小說四篇，計十萬言。
- 三、定價：A 預約：臺幣六元。港幣一元五角。
- B 出書後：臺幣八元。港幣二元。
- 四、出版日期：四十六年二月二十日。
- 五、出版及發行者：臺北市建康書局有限公司
- 地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二十九號
- 六、分發行所：臺灣臺中市菩提樹月刊社
- 臺灣中壢圓光寺佛教青年社
- 七、郵局劃撥：建康書局（12843）
- 菩提樹月刊（9024）
- 佛教青年社（10713）

建康書局有限公司 啓